

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
 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
 露純撲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
 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
 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
 圖書不錄功於磐孟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
 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
 操鉤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育育帶千
 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
 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
 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育育盡威以傷萬
 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
 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
 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
 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
 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
 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
 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八



韓非子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諸果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
 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來直必參觀而聽觀也 二曰必罰明威三
 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則不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詭詭而六
 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或則其言或反其事則其情可得而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則若門戶然其說侏儒之夢見龜
 從若門戶然其說侏儒之夢見龜 侏儒夢言一則為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龜
 人悟則後人不見此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言謀事無衆故迂孔子對魯國盡言季孫與之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
 亡其半也 疑則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歸不與則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歸不
 五祀皆不參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門戶之端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故身微死而 而江乙之說荆俗也
 二子戰亡也 而江乙之說荆俗也
 公得以嗣公欲治不知 胡不知治
 為亂所貴臣 要推已故吏貴臣
 彼得取遠足以成其 明黨為推更甚也
 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

見寃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為見寡人而夢見寃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兼燭一人不能當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寃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

者一人燭則寃之尤故後人不見之寃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燭君者推發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寃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郵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必迷也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

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則詳一人不知則詳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

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子得論其是非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

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

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過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信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後則秦韓不取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

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

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

謀者疑也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趙高成其言策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士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士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士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士因佩之豎

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士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士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士已佩之矣叔孫召士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士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

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為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

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懼此不參之患也

人懼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殺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免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上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致相議今兩受勢重既約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

夫夫來有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於身以備一處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不全者也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君言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

如牆深伯何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灌澤將遂以為

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殺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

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受之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掩人必怒怒則開關必三族相殘也因開相掩人必怒怒則開關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日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

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避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御相彼不善者
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
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
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

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
能無罪而不生也

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
不來不犯輕自然
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
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
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墮離其水也設

防禁逆雖今
人解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
皆伴而有免脫
者則人行其免
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

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
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

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而南也恐燒
口也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
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

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
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
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
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過而火
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
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
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
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
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

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
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
德義來必輕之故成不
得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

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
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
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
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
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

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
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
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藏
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

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
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
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
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
治病魏襄王
之後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

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
都邑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
王曰非予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
治小者則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
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必曰不必也雖

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
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
不取金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
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

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而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臣雖辱賞故賞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

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

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

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

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

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

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事能為田

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事也於是乃倚一車

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

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

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

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

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

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

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

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

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其瘠上以為慈愛

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

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

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

乃為之式從者曰吳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

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

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

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

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

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則利故曰王將

復吾而試其教噓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

在火也大雖使人赴之必得臨江而鼓之使

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

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

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其美所不遺賢者但君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韓

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

也吾聞明主之愛一頓一笑必愛其不善勤其能善不為

也頓有為為頓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持頓笑

哉笑尚不安為况舉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頓笑遠矣

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鱧似地蠶似蠅人見地則驚駭見蠅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鱧利之所在則亡

其所惡皆為孟賁體雖有利故人握皆皆有利故人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

願復得鄰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

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

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

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宣王死

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

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巖對曰一一

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其外請兵取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動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不許終以為之請夫亦不取許其恩固越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

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復事將復取如事擬存於反復若謀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國於惠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從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

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吾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之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

而已廢上黨并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為市立以問無以詔之卒遣行卒遣去僕不測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效大夫雖告以不命反亦不信故不敢為效

戴驪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筥道伺輜車故實奉筥本今伺奉筥故當易其辭

周主亡王替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事之事也求替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

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伴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不割不誠韓昭侯使騎於懸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田林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故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周主下

周主下

周主下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膠堅以知之膠堅王之所愛今偽謗之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及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今走王知之三知逆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

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十十一 匪九

內諸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事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墮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驚懼刷其患在胥儻之權屬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矣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誣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遣衛君書白圭教暴謹

利異二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蹇而李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剝費無忌教郢宛而今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賈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賈而廩吏覆是以昭矣恤執販茅而僂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矣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